

湘 军 兵 志

罗 尔 纲 著

中 华 书 局

1984年·北京

湘 军 兵 志

罗 尔 纲 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3毫米 1/32·7¹/₂，印张·174千字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9,500册

统一书号：11098·1037 定价：0.85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言	1
第二章 太平天国革命扫荡了清朝权力的 工具绿营	6
第三章 湘军成立的经过	14
一 决策	14
二 编练	20
三 顽抗	22
附考一 湘军非团练辨	43
第四章 湘军的首领与兵将	45
一 曾国藩	45
二 兵将	56
三 湘军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68
第五章 湘军制度的渊源	71
一 湘军的编制渊源自戚继光的编制	71
二 论戚继光编制的进步性与 湘军的采取戚继光编制	79
三 湘军的选拔制度、招募制度、军律、 遣撤、教练等制度也都源自 戚继光成法	84
附考二 湘军渊源辨	89
第六章 湘军营制	92

一 湘军陆军营制	92
二 湘军水师营制	94
三 湘军马队营制	96
四 湘军营务处与粮台	99
五 论湘军营制	102
六 附长江水师营制	109
第七章 饷章与饷源	113
一 饷章	113
二 饷源	118
三 就地筹饷的影响	128
第八章 招募与遣撤	133
一 招募	133
二 遣撤	139
附考三 从罗思举年谱看湘军与 绿营制度的不同	142
第九章 训练	146
一 总说	146
二 训家规	147
三 训营规	149
四 练技艺和练阵法	152
第十章 选拔	154
一 特别人才的选拔	154
二 军功的选拔	160
第十一章 战术	167
一 扎营	167
二 拔营	172
三 看地势	174

四 明主客	176
五 水师战术	180
第十二章 解散	181
一 原因	181
二 经过	191
三 解散后的严重大问题	195
第十三章 制度的影响	203
一 改革清代的兵制	203
二 晚清兵为将有的起源	208
三 督抚专政的形成	217
后记	229

第一章 绪言

曾被称为军事学家的蒋方震^①说过：“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谚有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秀才则既成矣。虽然书生之变相，则官僚也，民兵之变相，则土匪也，故湘军之末流，其上者变而为官僚，各督、抚是也，其下者变而为土匪，哥老会是也。”^②

湘军真是历史上一奇迹吗？请谈谈湘军的历史。

湘军的首领是中国近代最凶狠的反革命巨魁曾国藩。他以礼部右侍郎丁忧在家乡。皇帝委任他帮同巡抚办理本省团练。他却复奏皇帝，说团练无济于事，正规军绿营已不堪作战，主张改弦更张，另练新军，就在长沙开始招募这一支反革命军队湘军。

曾国藩和湘军第二大头目胡林翼都认识到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斗争的势不两立。狂吠什么“盗贼充斥之时，非比叛国、叛藩可以栖隐，非我杀贼，即贼杀我。”^③“叛国”，指国家给属国灭了；“叛藩”，指皇位给权臣篡了。在这两种情况下，地主阶级分子还可以栖隐起来，但地主与农民的阶级斗争，却是你死我活，无地可避。因此，他们号召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起来，为保卫自己的身家性命而

① 蒋方震一九〇五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一九一二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抗日战争时，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赴校途中，病死广西宜山。他著有国防论、新兵制与新兵法等书，被称为军事学家。

② 见蒋方震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载申报馆一九二三年编印的最近之五十年专刊中。

③ 胡林翼给席宝田信，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四抚鄂书牍致席砚香宝田太守。

战，为“卫吾道(孔、孟之道)”而战。这样，湘军就由书生来率领。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他选的将领主要是湘乡人，都是一些顽固的封建书生，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的农民。他定的湘军营制，以营为单位，士兵由什长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营官辖于统领，统领辖于统帅。营官由统领拣选，统领由统帅拣任。将领在营一天，这个军营就存在一天，将领战死了，这个军营就解散，使士兵只知服从将领，将领只知服从曾国藩一人，造成一种极浓重的封建隶属关系，结成反革命死党。曾国藩要用礼来统治国家，他建立湘军，就制定出一种叫做“辨等明威”的军礼，把尊卑上下的封建等级礼教贯穿到营制里去。他训练军队，重在思想性的教训，而不在技术性的教练。他把训又分为训营规、训家规两种，而以训家规即三纲五常的伦理居于首要。他的军歌唱道：“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把礼教放在法律和命令之上，用一副无形的镣铐套在士兵的身上，来驱使他们为抗拒革命而卖命。曾国藩在日记里曾经透露过这一个狠毒的伎俩，说什么“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他毫不掩饰地把仁和礼的反动实质自供了出来。胡林翼还从用兵上自述用的也是儒术说：“兵事为儒学之至精，非寻常士流所能几及也。”又说：“敬慎不败，儒修之要领，亦兵机之上策。”曾国藩生平自吹的“结硬寨，打呆战”，胡林翼叫嚣的“愈老愈坚(越守得久，越坚固)，湘军之本领也”，确是都从程、朱道学家学来的伎俩。这样，用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教，尊卑上下的封建等级，同乡共井的乡土观念，把湘军从头到脚武装起来，并且用儒学来指挥作战，成为当时一支反革命最凶狠的军队。

在湘军以前，八旗早已衰朽，清代国家经制军队为绿营。绿营兵皆世业，将皆调补。国家对于士兵，本身登于名册，家口著于兵籍，尺籍伍符，兵部按户可稽。国家对于将弁，铨选调补，操于兵部。至于军饷，则由户部拨给。故其时全国绿营兵权，全握于兵

部，归于中央。湘军既兴，兵必自招，将必亲选，饷由帅筹，其制恰恰与绿营制度相反，故兵随将转，兵为将所有。到湘军制度代替了绿营制度，将帅自招的募兵制度代替了兵权掌握于兵部的世兵制度，于是兵制起了根本的变化，军队对国家的关系也就立即跟着改变。近世北洋军阀的起源，追溯起来，实始自湘军兵为将有的制度。早在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撰湘军志的王闿运经过湘乡城，目击其情况，如行芒刺中，他就已经预言“恐中原复有五季之势”，“知乱不久矣”。

湘军将领从书生一步步上升为官僚，其重要人物都做到总督、巡抚。清代定制，行省建置总督、巡抚，委以行省大权。其下设承宣布政使司主管一省的民政、财政，提刑按察使司主管一省的按劾与司法。两司听命于六部，例可专折奏事，其事权独立，不是督、抚所得而干预，唯部臣始有管辖的权力，督、抚对两司，只是居于监督的地位。所以督、抚的权力虽大，六部却可以用一纸文书就来控制着他们。全国权力全部集中于中央。道光时文学家梅曾亮论清代中央集权，“事权之一，纲纪之肃，推校往古，无有伦比”，确是不错。清代这种政局，一到湘军将帅爬上了督、抚舞台就改变了。他们要有作为，不愿受牵制于两司，首先把两司降为属官，接着不听部臣的命令，他们手中有兵有将，终于朝廷也不得不迁就他们，于是督、抚专政的局面便形成了。在咸丰年间，依靠湘军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已经是“湘军日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专，至庭见提、镇，易置两司，兵、饷皆自专”了。到光绪末年，朝廷一兵、一卒、一饷、一糈，都不得不仰求于督、抚。康有为至以当时十八行省，比于“十八小国”。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清皇朝中央无权，遂移清祚。当年曾经挽救过清皇朝国运的湘军书生，而今还是由他们手造的晚清督、抚专政局面，把清皇朝断送了。

湘军士兵本是湘乡一带朴实的农民。当初曾国藩欺骗他们，

说太平军抢劫掳掠，不论贫富，一概寸草不留，叫他们起来保卫身家，把他们骗了入营。到入营后，又骗他们说如同父兄带子弟一样来带领他们，望他们成立，人人有好前途。可是，做将领的靠了他们卖命，升官发财，却还要克扣他们的月饷，吃他们的血。他们在家受地主剥削是够惨了，但还不致于要卖命。如今当了兵比在家做佃农还要惨。他们醒觉了，就加入反清革命的哥老会来。在攻陷天京前，已经是“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了。到攻陷天京，被解散回乡后，不到三年，就在湘乡造反起来。那些从士兵立功得到保举而无缺可补的官员同是受欺骗，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保举，到无法为生时，拿到街上去兜卖，一、二品大员的功名，只值得百十吊钱；他们也参加了哥老会领导士兵造反。此后年年在湖南起义，并以湖南为根本，迅速向长江流域发展，到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时，哥老会便把长江上下三千里联为一气，一处起义，处处响应。二十年后，辛亥革命，哥老会就与同盟会共同推翻了清皇朝。反革命的湘军，转变而为反清革命的哥老会，正同乾、嘉之间（一七九三——一八〇二年），安徽农民被骗当乡勇去打白莲教，他们觉悟受了地主阶级的欺骗，到白莲教失败，他们被解散回故乡后，就起来组织捻党，其后五十多年，便成为强大的反清革命的捻军，先后如同一辙。这说明了中国农民阶级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阶级，历史上即使有些农民曾经受过地主阶级的蒙蔽和欺骗，一旦幡然觉悟，就会以更仇恨的烈火去烧毁地主阶级。这也粉碎了有人把太平天国与湘军的阶级斗争，说成“分明是农民打农民”^①的谬论。

湘军是曾国藩组织的新军。蒋方震把它认为是民兵，和前人把湘军认为是团练同样错误。作为湘军将领的书生是地主阶级，它的士兵则为农民。湘军崛起的目的，不是如同蒋方震所说，要达到二千年来书生的至高理想，作为“王者师”，而是为保卫地主阶

① 这是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绪言的说法。

级。这与古代民族间战争，民兵与其率领者共同为保家保国而战的性质不同。湘军士兵与其将领的关系是敌对阶级的关系，其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所以当他们认识到被蒙蔽、受欺骗，幡然觉悟的时候，就加入哥老会来反抗地主阶级，推翻清朝统治。蒋方震说：“明乎书生、民兵、官僚、土匪之四种关系，而湘军之奇迹可以解矣。”^①其实，蒋震方并没有认识到这种阶级斗争的关系。而湘军的始末，稽考起来，也还原原本本，一清二楚，绝不是什么“历史上一奇迹”的。

上面只谈谈湘军是不是奇迹的问题，作为本书的引子。下面才是正文，要对湘军的全貌进行观察，作一些探索，一些扼要的叙述。

^① 见蒋方震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

第二章 太平天国革命扫荡了清朝 权力的工具绿营

一八五一年一月(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太平天国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清朝立刻派钦差大臣调动它的最主要的军队绿营向革命进攻。从革命开始，太平天国就在广西给反革命军队的绿营以坚强的打击，乘着胜利，进军两湖，定都天京(今南京)，经过十年艰苦战争，到了一八六〇年(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清咸丰十年)春，就把以绿营组织成的驻在浦口的江北大营和驻在天京城东的江南大营先后打垮，那些未经征调留在本省的绿营也都被革命军打垮，于是作为清朝权力的工具的绿营经过了十年革命的扫荡全部都粉碎了。

清朝在咸丰前的军队有两种：一种由旗人编成的叫做八旗，一种由汉人编成的就是绿营。绿营兵约六十四万，八旗兵约二十五万，绿营兵数较八旗兵多过两倍多。八旗兵大半卫戍北京，小半驻防要地，其实八旗自入关以后，就开始腐化，清朝自康熙以后，实际上是依靠绿营维持它的统治。在对抗太平天国战役中，清廷也曾调动一些八旗作战的，据咸丰三年七月初七日山东巡抚李德上奏咸丰帝说在河南怀庆府战役亲见黑龙江旗兵见太平军“即走”，比较绿营“更易误事”^①。这一役在籍筹办团练对抗太平军的李棠阶记清朝军队抢掠事也说：“黑龙江兵尤甚，打仗则闻炮即遁，唯日肆搜抢，至民间桌椅门窗鞋袜等物，零星杂货皆掠卖之，竟至成

^① 见剿平粤匪方略卷四十九。

市”^①。咸丰十年督办河南军务原任钦差大臣的胜保行文各路军营有“京营禁旅、蒙古番骑，非初历戎行，即素性怯懦”的话，这一个满洲统兵大臣更把八旗，包括清朝统治者用来唬吓人民的“京营禁旅”在内的纸老虎全部拆穿，以致远近“骇异”^②。当时八旗武力的无用可知。所以在太平天国革命初起的时候，清朝是完全依靠绿营武力对抗革命，就是到咸丰十年春江南大营溃败以前，也还是企图要依靠绿营武力来对抗革命的。

但是，绿营这一个工具，在乾隆以前，对维持清朝的统治是起过大作用的。而到乾隆末年以后，在它的制度里面，那些本来适合于顺治、康熙时代的，到这时候，由于条件变化发生了缺陷，那些立法原有问题的，到这时候也发生了弊病。积弊一天深过一天，绿营就逐渐地向着腐朽的路上去。在嘉庆初，川、楚白莲教起义之役，清廷不得不招募川、陕、楚三省“乡勇”帮助绿营作战，绿营的腐败已经暴露了出来。道光间鸦片战争之役，清廷命将调师到广州作战，“奉调之初，沿途劫夺”，“抵粤以后，喧呶纷扰”，到战时，“望见夷船，急发空炮数声，卷包而遁”^③。而给英国侵略者以打击的乃出于三元里人民。绿营的腐败更暴露在人民的面前。

太平天国革命就是在鸦片战争后十年起义的。在初起义至进攻桂林的时期，势力不算大，约在一万人左右^④。当时广西绿营额

① 见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咸丰三年七月记事。

② 据咸丰十年十一月癸巳谕军机大臣，见王先谦咸丰东华续录卷九十七。

③ 据王钧宰金壶七墨全集金壶浪墨卷二附羊城日报七则疲兵。

④ 据李星沅会奏筹剿金田逆匪恳请调提镇大员协剿折子说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有“万余”人（见李文恭公奏议卷二十一）。又据咸丰二年三月丁卯广西巡抚邹鸣鹤奏太平军攻桂林时人数说：“此次攻城贼匪约有二、三千人，该匪扬言尚有六、七千人踵至”。同月癸酉邹鸣鹤奏：“侦探贼众男妇约四、五千人”（都见王先谦咸丰东华续录卷十）。

兵二万二千人^⑤，又征调云南、贵州、湖南、广东、安徽、四川等省绿营入桂，反革命军队的绿营是以压倒的优势胜于革命军。清廷在陈亚贵攻入修仁城后，就派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入桂督师，林则徐半路病死，改派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并命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署广西巡抚与李星沅会办军务，后来李星沅与周天爵闹意见，不久李星沅病死军中，再派大学士赛尚阿出督师，清廷对付革命又是十分凶狠地当机立断没有失掉时机的。但是绿营腐朽了，这一个作为维护封建皇朝的工具已经不再发生作用了。

在战争一开始，就暴露出了绿营的弊病：第一，是绿营的调遣方法。曾国藩与江岷樵信说：“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侈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以仆所闻，在在皆然。盖缘调兵之初，此营一百，彼营五十，征兵一千，而已抽选数营或十数营之多，其卒与卒已不相习矣，而统领之将又非平日本管之官。一省所调若此，他省亦如之。即同一营也，或今年一次调百人赴粤，明年一次调五十赴楚，出征有先后，赴防有远近，劳逸亦遂乖然不能以相入，败不相救之故，半由于此”^⑥。绿营用这一种零星征调的方法，到前敌的时候，必须经过一番有效率的组织训练，使兵与兵相习，兵与将相知，然后才能够作战的。但要谈得到有效率的组织与训练，就必须有好兵良将为前提，这时候的绿营，兵正是疲兵，将正

四)。又同年四月十一日上谕说：“广西巡抚邹鸣鹤片奏称省城内外兵勇二万余人，贼匪男妇约共五、六千人，平乐、昭平、荔浦等处已无会匪滋扰，全帮俱在其内。是该匪除妇女外，真贼不过数千人”（见故宫博物院藏咸丰二年夏剿捕档）。据此，太平天国在出广西前不过一万人左右。

⑤ 据姚莹中复堂遗稿卷二平贼事宜状。

⑥ 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二。

是官气沉沉的官僚，如何能够把从各地零星征调来的散漫的队伍组织得严整、训练得一心一意起来，而只有造成“败不相救”的结果。这是当时绿营第一个大弊病。

第二、是绿营官气深重。绿营兵士伺应差使，讲求应对趋跄的仪节，就有一种衙门人役的习气。这一种习气，一天深重过一天，势必发展为取巧、偷惰、钻营、逢迎等等官僚习气。江忠源条陈军务疏论当时绿营的积习说：“无事则应对趋跄，务为美观；临阵则趋退避，专择便宜；论功则多方钻营，希图美擢；遇败则巧为推诿，求便私图。”^①曾国藩与文任吾信论绿营败不相救说：“以是相率为巧，近营则避匿不出，临阵则狂奔不止。”^②胡林翼致翁学使祖庚信说：“额制之兵，无一可以御侮者，以其巧滑偷惰，积习已深。”^③李鸿章上奏清廷说：“绿营习气太深，兵力大半骄惰，将弁又不一心。”^④从反革命大头子曾国藩、江忠源、胡林翼、李鸿章的话可见官僚习气对绿营腐蚀的深重，尤其是取巧的习气，使绿营败不相救，使绿营临敌以逃避狂奔为得计。这是当时绿营的又一个弊病。

此外，绿营“中鸦片之毒者多，能披坚执锐者绝无其人”^⑤，其中川、黔、皖各省兵更是疲弱，复沿途骚扰^⑥。绿营“全无技艺，临阵唯恃炮火”，远放枪炮，不能伤中敌人，到敌人迫近，就抛弃枪炮而

① 见求自强斋主人编辑皇朝经济文编卷七十三。

② 见曾文正公书札卷二。

③ 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十四。

④ 据同治七年七月戊戌李鸿章奏，见王先谦同治东华续录卷七十三。

⑤ 见李祖陶江西团练卮言述在广西亲见的卢某语（见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十）。咸丰三年四月十五日上谕也说：“有人奏所调兵丁多有吸食鸦片烟者。”（见抄本忠武公会办发逆奏疏）

⑥ 据剿平粤匪方略卷十三，咸丰二年五月初六日记事，及王先谦咸丰东华录卷九，咸丰元年六月丁巳上谕。

逃，会办军务大臣周天爵督战，手斩逃兵而不能止^①。据钦差大臣赛尚阿大营翼长姚莹说，屡次战败的原因都由于此。这种疲兵，却勇于私斗，在广西时，“楚兵与黔兵不和，镇筸兵又与常德兵不和”^②。又敢于不服从命令，据赛尚阿奏钦差大臣李星沅将广西提督向荣部下湖南兵赏银一两改为三钱，军中就鼓噪起来，誓不出力^③。以上所述绿营种种弊病，都在战争中完全暴露出来，于是在革命的扫荡之下，就不得不崩溃。

当时由钦差大臣赛尚阿统帅入广西抗拒太平天国的绿营大军，初败于平南县官村，而永安州被攻下，再败于永安州古苏冲而桂林被围。咸丰二年（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一八五二年）四月，太平军就从广西向湖南进军。办理防堵的前任湖南提督余万清正在道州布防，弃城不守，湖广总督程矞采出驻衡州督湘省边防，闻警也匆匆登舟北走。五月，太平军入道州，连克江华、永明等城，从嘉禾进向桂阳、郴州，“如入无人之境”^④。七月，进攻长沙。这时候，长沙城内城外河东河西绿营兵共六、七万人，将帅则住城一大学士，二巡抚，三提督，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的两总督^⑤，都各率军环太平军四面而营，其河西一面，赛尚阿特调提督向荣率万人防堵，以塞太平军西北的大路。十月，太平军乘夜渡湘西行，天明清军望敌垒无人，走相告，将帅愕视，不知所往，而太平军已从容破益阳、渡洞庭，十一月就克复岳州。初太平军既入湖南，湖北提督博勒恭武奉旨特派前去岳州防堵，以保武昌，闻太平军将到，与道府各官和岳州参将阿克东阿弃城出走。博勒恭武自岳州逃出后，由湖北

① 据李祖陶江西团练卮言。

② 据姚莹中复堂遗稿卷二平贼事宜状。

③ 据剿平粤匪方略卷六，咸丰元年七月乙酉赛尚阿奏。

④ 据咸丰二年七月壬申上谕（见王先谦咸丰东华录卷十六）。

⑤ 据湖南巡抚骆秉章骆文忠公自叙年谱。

谷城改装易服逃到清江，又潜到京外黄村，假名图匿^①。阿克东阿逃到武昌后，主使兵士捏报殉难，并亲自装点棺殓^②。提督是一省军营最高的将领，参将也是绿营的大员，他们的怯懦狡诈，正是绿营将领的典型代表。太平军既入岳州，在土星港得清军防长江所遮留的民船几千只，乃尽取载军，向武昌挺进。十二月，克复武昌。咸丰三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正月，太平军放弃武昌，分水陆两路东下，沿途势如破竹，从九江的占领，到安庆的占领，不出一星期，二月就克复南京。计自金田起义，不过两年三个月，便以疾风扫落叶的声势席卷了东南，扫荡了桂、湘、鄂、皖、赣、苏六省绿营的经制，和打败了云、贵、粤、湘、皖、川应调入桂的绿营军队。

这时候，全国绿营最多的地方，是在江南的提督向荣部，和在江北的前大学士琦善部。两人都被任为钦差大臣。向荣在太平天国克复南京后十多天带追兵到城外，结营城东孝陵卫，叫做“江南大营”。琦善与直隶提督陈金绶，内阁学士胜保带直隶、陕西、黑龙江马步各军不久也赶到扬州，时太平天国已克复扬州，琦善等分营于城外，叫做“江北大营”。而江南大营尤为绿营重兵所在，在它被打垮以前，清朝统治者一直是把打平太平天国的希望寄托于它。且看这一个军营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有一个地主阶级分子叫做金和把他亲见的情况写成了诗篇。在兵间里有说：“何知汝身在，身在心死久！烟床鸩毒甘，博局梟采负，帐下畜村童，路上逃村妇，村民米与衣，结队恶声取，纵免将军诛，可告汝家否？”^③将问有说：“神州之兵死亿万，以罪以病不以战，大官之钱费无算，公半私半贼（地主阶级咒诅太平天国的称谓，以下同）得半。奏捷难为睡

① 据咸丰三年四月己丑上谕（见王先谦咸丰东华录卷二十二）。

② 据咸丰三年十一月己巳上谕（见王先谦咸丰东华录卷二十九）。

③ 见秋螭吟馆诗抄卷三椒雨集下。

后心，筹粮几夺民家爨！今春自楚东下时，贼船如马江头驰，顿军何事来偏迟，坐令严城入贼手，五月不能攻下之！公等尚学饮醇相，白头老尽连营师。”^①这种军队，兵则吸鸦片，嗜赌博，奸民妇，纵劫掠，将则老师靡饷，畏葸不前，还不是和其他的绿营一样的腐败。所以金和在在十六日至秣陵关遇赴东坝兵有感记东坝告急，江南大营军队赴援，逗留不进，说：“九日行至此，将五十里也！”^②双拜冈纪战记、楚兵因强奸民妇私斗，说：“从来攻城时，未见今日武！”^③六月初二日纪事记向荣行酒誓师，准备明晨出战，而其结果却“日中才听怒马嘶，但见泛泛如凫鹭，兵不血刃身不泥，全军而退归来兮”^④，已经把江南大营的懦怯描写出来了。而初五日纪事更说：“前日之战未见贼，将军欲赦赦不得。或语将军难尽诛，姑使再战当何如？昨日黄昏忽传令，谓不汝诛贷汝命，今夜攻下东北城，城不可下无从生。三军拜谢呼刀去，又到前回酣睡处。空中乌乌狂风来，沈沈云阴轰轰雷，将谓士曰雨且至，士谓将曰此可避。回鞭十里夜复晴，急见将军天未明，将军已知夜色晦，此非汝罪汝其退。我闻在楚因天寒，龟手而战难乎难，近来烈日恶作夏，故兵之出必以夜，此后又非进兵时，月明如画贼易知。乃于片刻星云变，可以一战亦不战。吁嗟乎！将军作计必万全，非不灭贼皆由天，安得青天不寒亦不暑，日月不出不风雨。”^⑤金和这一首诗更把江南大营的懦怯无能刻划尽致了。金和这一地主阶级分子痛恨江南大营不能尽它作为对抗革命的工具有的作用，而把它的腐败暴露出来，据他自述：“笔端何事好讥弹，公是公非欲掩难，尚留百分为国讳，敢诬一

- ① 见秋螭吟馆诗抄卷三椒雨集下。
- ② 见秋螭吟馆诗抄卷三椒雨集上。
- ③ 见秋螭吟馆诗抄卷三椒雨集下。
- ④ 见秋螭吟馆诗抄卷三椒雨集上。
- ⑤ 见秋螭吟馆诗抄卷三椒雨集上。